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鶴媒

曹織雲，名錦，小字天孫。祖籍蜀之成都，從父宦於吳中，遂家焉。父本名諸生，赭寇之亂，投筆從戎，以軍功得保舉縣丞。曾攝篆鄧尉，有政聲。凡民間鼠牙雀角之訟，當時即為判決，案牘無留滯者。捕治盜賊甚嚴，宵小皆為斂跡。性殊耿介，有致苞苴者，概行屏絕。以是得江南廉吏之稱，上游頗契重之，擬補邑令，而遽以勞卒於官。身後宦囊蕭然，幾無以殮。幸同僚周賻頗豐，得供全家粥需。生少即敏慧。讀書日數行下，九歲畢三經，時人皆以「神童」目之。第家貧，從師乏贖資，閉門誦讀，罕出戶庭。一日，正在吟哦之際，忽有一鶴自雲端降地，毛羽潔，神俊不凡。生異甚，下階觀之。鶴盤旋庭中，意殊馴擾。因近前撫摩之，鶴遽伏生跨下，鼓翼而起，頃刻數丈。生驚而呼，則已冉冉入雲際，俯視下方，屋宇樹木，隱約可辨。再高，但見白雲然，平鋪若海；足下氤氳繞之，了無所見。懼甚，噤不能聲。俄而止一山，峰巒環繞，澗水爭流，鳥語花香，樹林陰翳，頓覺別有一天。生既及地，鶴自飛去。

神志既定，環顧山谷中，瓦屋參差，殆不下數百家。遂起，循逕行，觀玩風景。信足所至，峰回路轉。忽見一帶粉牆，高矗霄漢，牆外佳木千章，綠陰垂地，其東雙扉洞辟，疑為巨宅別墅。生至此亦無所畏，竟入焉。始進一二里，山石拳確，頗不易行；漸入則細草如茵，叢花夾道，丹嶂碧，聳峙左右。生視其左題曰「雲窩」，其右題曰「月窟」，俱有石門。生以手叩之，呀然自開。掉臂入覽，曲折通幽，自堂達室，妙境環生。其中金石書畫，帷帳鼎彝，無不畢備。顧闐然無一人。最後抵一軒，几置一琴，斷紋斑駁，色澤殊古；爐煙尚篆，杯茗猶溫，四週潔無纖塵，似日夕有人居處者。生驚訝不定。見琴，遽觸所好，整襟危坐，撫弦操縵，為鼓一曲，聲韻悠揚，餘音徐歇。忽聞背後有環聲，贊曰：「妙哉此曲也！非所謂《瀟湘三弄》耶？」生離座回顧，見一女郎高髻靚妝，自室之東偏出，秀鬢長眉，丰神倩冶。生遽長揖為禮，女亦斂衽作答。因詰生何來，曰：「此間非塵世人所能至也，郎君緣福不淺哉！」生具述顛末。女曰：「此鶴湘籬之所豢也。適以迎君，當別有意。」生曰：「湘籬何人也？」女曰：「彼居月窟中，與余東西相對，距此不遠，當導君一往見之。今且小住作清談，余欲略詢下方風景也。」遂擊座右磬，鏗然作聲，聲未絕而雙鬟已至。女曰：「佳客辱臨，不可無以款之。可作咄嗟筵，借盡主賓之誼。」雙鬟去未幾，群婢畢來，設席布座，肴核遽陳，生正坐而女旁侍焉。女所問皆世間瑣屑事，有生所未及知者，女反代為之解。生不覺囁嚅面赤，群婢至有竊竊匿笑者。繼及經史文字，生應對尤乖。一婢耳語曰：「幾見秀才才能識一字者？處士純盜虛聲，真覺罵盡千古名流矣。」生聞之，不自安，辭欲行。女曰：「湘籬待君久矣。」即命雙鬟偕生至月窟。

先詣一圓室，室中几榻器皿，無非圓者。生見所懸匾曰「小廣寒宮」。湘籬即居於是。聞生來，即出相見。皓齒明眸，姿容絕世。前執生手，倍致慇懃，恍若久別重逢，既離複合。先見女亦宛若舊相識，但不憶何處曾經觀面耳。因之兩相注視，親昵異常。女啟口謂生曰：「郎君既至此間，何以遲來謁我？豈為雲中君所留滯耶？郎君試觀月窟與雲窩，二者孰佳？掌理三六宮蕊香仙子早有定評，其言曰：『雲窩安樂，不如月窟優游。』今偕君覽一周，始知個中妙境。」於是攜生出行。步踏綠莎，其軟若綿；沿渚芙蓉，煥發絢爛若錦屏；一水盈盈，有橋可渡，當河之中，島嶼錯峙，所蓄珍禽異鳥，間關百轉，音殊可聽。河畔繫一小舟，女與生同登，容與中流，竟達彼岸。女曰：「此即所謂月中畫舫也。」旋見蘆花楓葉間，有垂髻女子三四人蕩槳來迎，容並妖冶，叩舷作歌曰：

昔日送君兮，登陟乎高岡；今日迎君兮，邂逅乎芳塘。記與君別兮，日引而月長；恨與君隔兮，水碧而山蒼。雖不能見君兮，願君其勿忘！

其聲入耳淒惋，若素與相稔者。近前，引手招生。生意欲乘之，目女。女不言久之，曰：「乘彼將何之？君以此始，必以此終。且欲登極樂世界，非此不可。」遽偕生登岸。即有魚軒來迓，旁立長鬣奴，控馬待生。於是女乘軒，生騎而從。逶迤數里，竹翠梧，碧蔭交加。頃之，復抵一河，杳邈波濤，極目無際。欲渡無舟。正深延企，忽聞有飛來者，即女之前舟也。生視之，舟上並無一人，而帆槳畢具，不覺稱異。女謂生曰：「此即祖衝之之千里船也。」不因風水，施機自運，以手撥之，雙輪鼓動，其駛若激箭。須臾風順，蒲帆二幅，葉葉自起，未逾數刻，已抵一處，四圍雉堞參差，有若城垣。女指謂生曰：「此寒碧城綠萼華之所居。彼今下降塵寰，令我兼司其職。迎君來此一遊，將來遍返世間，不至覲面而失此良緣也。」既入城，見街衢整潔，塵市殷闐。門外皆設香案，似迎大官狀。女曰：「此特為君行盛禮也。」東南隅殿宇，高聳霄漢，有似王者居，榜曰「蕊珠宮」。女攜生竟入。宮婢無數，侍立兩行。坐甫定，趨承問安者絡繹。因命設宴前軒。觥相酬，倍極其樂。旋至房中，左壁懸一女郎像，媚秀麗，不可一世。女曰：「此即君夫人也。可諦認之，他日相逢，乃可於眾中識別。」是夕女偕生宿，綢繆臻至。勾留三閱月，歡愛倍於尋常，真覺閨中之樂有甚於畫眉者。

一日，生散步中庭，見前之白鶴，方對石鏡翩躚而舞。生曰：「此我冰人也，不可不厚酬之。」鶴聞言，竟前俯伏生足下，負生而起，如前時，片刻已下。生啟眸四顧，乃己室也。鶴則沖霄杳矣。家人見生，大驚，謂失生已三歲，「何處不尋覓，今乃自至耶？」生緬述所遇，咸不信。或謂既已遇仙，必有仙術；即不然，亦當有體香形換之異，臨別亦必有寶物贈遺，攜示下方作證。而生並無之，身上所衣，即去時服也。因疑托故謬言。生亦不自明。但自是作詩文益敏捷，下筆如神，不假思索。是春入邑庠，明年應秋闈，即登賢書。世家巨族爭婚之，生俱辭焉，曰：「吾妻乃綠萼華也，我已下玉鏡台之聘矣。因緣自有前定，仙人豈欺我哉？」

及春，公車北上，道經齊魯間，車覆傷肱，覓寓養病，杜門不出。一夕，有款門求宿者，乃宦家眷屬也。人數頗眾，而寓中無隙地。生房最寬敞；欲求生暫遷他室以讓之，而難於啟齒，因私與生僕婉商之，為生所聞。即召寓主曰：「此事其細已甚，何不可行？豈謂我不能容物耶？」立命僕被他宿。顧所遷室僅隔一院，翌晨宦家婢偶出外間，遇生於庭，凝眸注視，狀甚驚異。生視之，即前時月窟河濱蕩槳女娃也。午後，宦家女登車而去，三四小鬟簇擁之。生適立門外，見之甚真，神情態度，逼肖綠萼華。道旁見者，咸嘖嘖贊曰：「世間何來此美女子哉！」生亦疑甚。私詢宦家姓氏，方知為孫姓，父官御史，鹿城望族也。時生臂已痊，急治行李，束裝隨發。

南宮既捷，詢悉御史居址，竟遣媒灼往求焉。生初以為所願必遂，不意御史以已行許字為辭。生知之，表情懊惱，神志乖喪，雖晴日看花，暖風張席，卒一無歡緒。同年招赴綺筵，率不往。或有知生心事者，邀生閒遊寺觀，借散悶懷。忽逢一羽流，黃冠素髻，瀟灑不群，拱手向生曰：「新太史有何不足，而作此怏怏態哉？欲諧姻好，當倩此君。」因指庭畔一白鶴曰：「遣彼為媒，當無不就。」生心動，知道士非凡人，長揖問計，曰：「煉師具知來歷，必能圓此因果。小生感當不朽！」道士曰：「請君解一佩玉，作一絕句，自當有以報命。」生援筆成二八字云：

記在蕊珠宮裡見，霓裳霞袂立風前。湘籬消息何須問，試讀《楞嚴》第一篇。

即脫所佩玉藕授道士。道士並詩繫鶴頸，謂鶴曰：「好為之，勿負吾托。」鶴引吭長鳴，振翻凌風，扶搖竟上。諸人翹首仰矚，視其翩然入雲際，遽沒。須臾竟返，則所繫已失，鶴足別有錦帕一裹，解觀之，則鈿盒金釵也。啟盒，得同心結，解結，得六字云：「再遭月老，定慰雲情。月窟常圓，雲窩不老。」眾目睹之，無不歎異。重人往，婚議遂定。人因謂之鶴媒。御史女名湘月，字舫仙。

